

開封縣志草略

卷一

開刊集書
厚生集書

集	漱	大	共
文	蘭	梁	和
齋	氏	陶	辛
刊	屬	鍾	巳
印	馬	翰	春

開封縣志

敘目

前編一 志非史然志之用必史史者經之餘也杜元凱序春秋左傳云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徵顯闡幽裁成義類指行事以正褒貶焉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示變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規模何其大也地方志繁矣然往往畫現代以上否則以爲濫後之秉筆者復筆非漏筆尤非此前編所有事也故首列之

一 開封縣志稿

圖經二 國家典章必明古今輿地言形勢阨塞者尚矣昔人嘗謂禮樂詩書皆不可無圖惟易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卽其圖也大抵事物有理事物有常所謂經者非常法乎古今郡國分合異同道里遠近夷險犁然若聚米而畫沙也漢唐以來河道遷徙雖非禹貢之舊要爲國計民生所繫耳重事實非空談考古故次列之以爲當代用

官禮三 書云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盡任官者盡其職而事事者盡其禮

也本末輕重之倫固非漫無先後於其間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
不爭易簡者禮樂之端而禮樂者刑罰之
本也易繫傳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天地
惟易簡故五行之吏四時之官各司其職
而一切政治視此矣故次列之以爲風化
原

徵獻四 世衰道微號爲經師人師者源
一而流百焉百其心術百其行爲百其著
作事業賢良未易言也夏禮商禮豈僅取
識遺忘乎生不荷耨鋤長不習吏事故書

二 開封縣志稿

雅記十窺一二昭代功德瞠目未睹士則
別有士之淵藪儒則別有儒之淵藪官師
無論矣下及造車爲陶醫卜星祝倉庾之
屬使各食其姓之業業脩其舊詎易言耶
故次列之以爲士民則

徵文五 以禹貢行河以洪範察變以春
秋斷獄或以之出使以呂刑校律令條法
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以周官致太平此真
經術矣非大文章耶乃今世求文之弊盡
失其質嘗見前哲之論文以爲物有象象
滋取則爲書蝌蚪篆籀非求奇迨於末世

變爲俗書媚容佻姿盡亡其制圖畫者鑄於鐘鼎以垂法繪於衣裳以明尊施於屏壁以示戒非徒爲川巖爲草木爲羽毛古之言易而爲今之文亦猶是耳然而善言文者根於心矢於口徵於事博於典書於策簡采色焜耀天下之至樂也故次列之以爲績學光

後篇六 齊桓晉文成一春秋之局田齊三晉成一戰國之局文運世運相爲表裏孔子敘書以秦誓終而代周者秦也左氏傳春秋以三家終而續春秋者三晉也孔

三 開封縣志稿

子前知不外乎禮左氏前知卽寄於文嗚乎吾人敢言文耶惟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前已言之矣豈得無以終之耶三十季雲物幻化如是如是故次列之以爲全帙殿

第一目類別

前編

第二目類別

形勢大要城廂沿革古蹟附郵電道路河渠隄工

第三目類別

黨政吏治賦役兵防樂制法規學校選舉祠祀陵墓

第四目類別

士族先達純孝朴忠友愛賢豪列女畸人韜隱藝術方外僑寓

第五目類別

經史諸子義理詞章金石龜甲書畫音韻

第六目類別

後編

六目中文稿完具者有序否則無

前編

古汴梁卽前此首邑祥符也東控淮揚北連趙魏西有成臯雒陽之固南撫汝鄧陳蔡之饒在中夏中地形四達實一神州奧區也當代誌此者皆以爲五代及北宋故都今河南省會城周四十里距黃河南岸二十里迤邐平原無險可憑都之者必賴重兵環衛民力疲殫鮮能永祚宋太祖所以屢欲西遷也現有人民三十萬爲本省政治教育之中樞東南揚州門西北堽門則一邨矣卽宋京城外址今縣城乃宋之內京城易名開封北部有滿洲駐防營爲宋之宮城明之周王府久改作運動場及陸軍駐所其南有中山公園舊名龍亭東北有浮圖鐵色琉璃甚瑰瑋亦千年舊製也凡十三級高峙雲表與南城外之吹臺繁塔均稱名勝人民游樂之所多集相國寺則叢林而闐闐矣惟開封有二事最未可視爲瑣務一則黃河水面高出城

垣河決堪虞一則秋末春初厲風揚沙恍如大漠或人力之未盡歟陳橋驛在黃河北岸宋太祖則黃袍加身矣朱仙鎮在城南四十五里岳武穆則大破金兵矣吁誰是誰非耶前志以孟子游梁爲榻檮詎無謂耶時至戰國魏在兩河之間范雎所謂天下之樞也斯時漢陽之衆慮秦人蹠其後伏翼而不敢動其駸駸有蠶食中國之志者獨此伯翳之裔然秦欲得志於天下勢必先取兩河取則齊趙燕韓自保不暇暇西指而爲秦難哉子輿氏燭照數計不得不適梁蓋欲存梁以制秦楚以安中國是以有制梃撻秦楚堅甲利兵之言安內攘外之心迹已暴露於此甯直爲卑禮厚幣驅大梁之車哉使梁之君奉國以從仁義之效著於兩河秦必不能東踰函谷以兼并趙齊遂剪滅我諸姬築城填海焚書坑儒諸酷虐又安得慢爲肆志以至於不可制孔子之麟書炳炳孟子自稱仲尼之徒所謂時異而心同



也前人具此卓識良非章句儒所知矣雖然孟子先至梁後至齊史記誤爲惠王立三十六年卽卒遂云三十五年孟子至梁而以惠王改元後十六年爲襄王之世若據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後元十五年齊威王薨十七年惠成王卒是惠王後元十六年齊宣王始卽位則較然與孟子書適符況梁至齊千數百里故云千里若孟子先見宣王由鄒之齊僅五百餘里不得云千里矣此注經史者一大事亦地方志不能無此特筆然孟子於梁一游客耳惟持此仁義事乃無濟而有濟否則殆矣非但蘇張輩不足以知此侯嬴信陵欲襲此而不足以知此張耳陳餘尤不足以知此鄒陽枚乘賈太傅亦何足以知此哉當漢文帝時徙淮陽王武爲梁王王之初王梁未之國也之國未久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梁先擊棘壁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爲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爲限不得過而西是時

尙以梁爲根本重地睢陽特其門戶耳其後吳楚破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在天下膏腴地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五十里餘東西馳獵擬於天子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嗚呼設不以梁爲根本敢如此哉乃漢晉六朝所謂陳留梁州者幾經變遷以至於唐封建之禍雖熄藩鎮之禍則又囂然矣幸有文起八代之昌黎嘗往來梁徐間倡孟子之學說不欲負此名區其爲董太傅行狀也則云汴州自大歷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其下爲亂者繼續不已迨董公受命節度昌黎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宿八角諸叛將遂逆以入及郭三軍緣道謹聲庶

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幕中無良佐敢如是耶逮韓弘爲汴帥有汴宋毫芒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侃侃自將不異少年時屢年用兵乃曰五亂於汴者吾苗薈而髮櫛之幾盡然自是二十餘年莫敢有譴呶叫號於城郭焉昌黎銘其墓總括始終非後世游宦之極則乎五代北宋多都於此殊爲盛事惟五代之亂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幸趙宋混同暫爲寧謐政治亦頗可稱惟軍制能革唐方鎮之弊而不能復唐府衛之制禁軍廂軍鄉兵蕃兵一皆出於召募其立法之謬蓋沿唐人中葉之稅政而又有甚焉者也何則唐有禁軍外委方鎮當其勢足以相制猶可並收其利至宋乃盡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又立爲更戍分遣禁旅戍守邊城往來交錯旁午道路於是無事而坐糜廩食有事而莫與分

憂當太祖太宗之世法制尙明威令猶肅久之弊生兵皆不可用一變而爲魏公之刺義勇再變而爲王介甫之保甲三變而爲童貫之增額矣遞變而遞衰皆因立法原未盡善故自漢以來戰功之無足稱國勢之弱未有如宋者此又志地方之不容輕忽歟乃金元揚氛中原喪亂譜牒遺軼更甚於前試思六朝重親表支系其見於史家者晉人有中表實錄齊人有永元中表簿梁人有親表譜是蓋當時甄別族姓之學所藉以相羽翼非僅姓譜姓源之濫收矣帝王以之定流品士大夫卽以之通婚姻三唐而後科舉盛行於是世人不尙譜牒而此種典籍亦俱廢棄竊攷爾雅於宗族之末卽以內外戚黨繼之蓋數者雖非骨肉之親而其於五倫也如經之有緯故國家一代之盛衰與事業氣數強半由此而分雖或其中薰蕕雜出究爲講學家序錄之深心耳至於文章之事不特藉山川之助亦賴一時人

物以玉成之明清間風徽甚厲矣膺滂蕃武之氣節濂洛關雘之性理豈兩端哉史忠正產於百六陽九之際其生平磨蝎之宮野葛之餉有爲世人所不堪者乃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斬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三人蹲踞而背倚之漏數移則更番代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則曰吾恐負朝廷而愧吾師也師蓋指左忠毅公光斗此方望溪之文未載公傳嗚呼此豈尋常人所能爲亦豈尋常筆所能寫二百年來追其履綦者誰乎是真地方志之光而爲當代藥石故終書此以冠冕羣倫耳嗚呼明雖亡而史公忠憤仍昭昭在人耳目此直侯嬴朱亥義俠之氣彌綸萬古而常新也

形勢大要

地方政本所繫或歷代都會屢經建設則疆土人物吏治兵防與夫掌故之有殊於常者他篇已多記載絕不爲模稜兩可以未能自信者而信於人更何敢掠人之有而以爲已有耶春秋時開封爲陳許鄭諸國境戰國之魏自惠王三十一年卽徙治此曰大梁殆對少梁分別言之耳讀太史公項羽本紀彭越列傳則其經大梁而至睢陽者非一次當時之睢陽決不名梁乃孝文帝卽位二年以次子勝爲梁王徐廣曰都睢陽括地志云漢文帝封子武於大梁以其卑濕徙睢陽故改曰梁也勝與武不必究其果孰是睢陽之稱梁則在斯時無關大梁之梁也秦屬三川漢爲陳留陳留並未能去梁而他屬梁孝王之勢甚張也後魏置梁州東魏析置開封皆郡制周曰汴州五代梁及宋又皆都此號爲東都置開封府金以此爲汴京元爲汴梁路明清爲府治亦會垣所在大抵郡邑沿革著書者每不惜搜討以

究今昔之異同而其考據必以正史爲斷顧讀史亦不易也禹貢山川左傳郡邑注家亦極聚訟紛紜司馬八書不載地理班范以下未嘗無較爲明確者然南北朝制作無章十羊九牧徒誇疆理之廣不憚割別之繁以僞置而別實土薄風教而禮虛名不亦謬乎明清一統志大體雖甚善而譌誤百出號爲精博者詎可沿其失哉山河形勢險要古今用兵戰守攻取成敗得失之跡當有論證而荒僻幽仄之地尤未可漠然視之舟車所經橐筆誌文獻者所有事也覽城郭稽道里問關津深思遠識在語言文字之外矣彼財賦儲積田野繁博人文顯晦所關皆吾儕胸臆間事若或一二經生學子名籍混淆必矜目爭之曰屬我藉以爲鄉里光寵則不免稍覺其隘矣後之披此圖見其樵繪未盡如疇人家法而握槩謔是非者得無笑其言之侈耶

河渠堤工

爾雅云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嗚呼古人之言何其精確而該然而開封一邑也不能以具有源委之河而河之然而開封首邑也亦不能不以具有源委之河而河之河之外次言他水則定例焉若賈魯河爲汴之南支汴本作汭卽浚儀渠又名蕘蕘渠源出滎陽大周山下受西南諸山溪京須索鄭之水東流至中牟縣北與沙水同流東至浚儀而分南注爲沙東注爲汴漢平帝時黃河南犇衝汴明帝永平中命王景修汴堤渠自滎陽東分疏河汴二水黃河東北流入海汴則東南流入泗隋大業元年開通濟渠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入泗達於淮渠廣四十步其旁皆築御道樹以柳名曰隋隄卽汴隄宋定都汴梁引汴水穿城中有上下水門歲漕江淮浙湖之粟六

百萬石達京師常至決溢設官司之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黃河決始淤塞東流一支止存南注者以曾經元臣賈魯疏濬故又名賈魯河又名小黃河仍上受京須索鄭諸水經朱仙鎮王家潭至扶溝北受雙泊河水又東南入西華境按隋自板渚引河入汴河濁汴清汴流頗微安能勝河之濁河身遂漸高仰勢也宋仍汴渠不聞引河之說則在隋時河汴暫通必不久卽行隔絕特未定何時耳又按宋都汴時開四渠通漕曰汴水曰蔡水卽惠民河曰五丈河卽廣濟河曰金水河汴以通江淮浙湖之運惠民至歸德鹿邑以通東方之運五丈金水通曹鄆諸州之運黃流數徙決皆湮沒清季之惠濟近時之黃濟多惠民遺跡嗚呼此種記載詎非較爲明晰耶然古今譚河務者數十百家若僅據此以爲圭臬抑末矣光緒中葉黃河工之積弊不可爬梳爲患全省卽流毒首郡有以改章裁款之說進者則爲通

工所不容幸許河督振禕公忠體國膽識俱優嘗疏奏云河流遷徙靡常數百年而一變或數十年而一變其工程實爲國家漏卮朝廷非不深悉特以天時無定故每不能責實此積弊之因也各廳修守皆有舊章歷年河勢可得大概但使去隱飾而殫實心卽可籌穩計而得良法何至年年添款事事頽廢在工尙以爲不足局外直斥爲侵漁臣實羞之故改章之舉早著此念言官條陳河工重在惜費臣之條陳河工重在保險先保險而後籌減費人之所共知也先減費而敢任保險人之所不敢言也蓋最著者把持之弊各署皆曰幕友河工獨曰庫儲其餘例案全不知之獨抄撮部中報銷之冊以爲秘本在河督署中者則以險工恐嚇使之不敢擬議更張而於奏報無工處亦必故作張皇鋪排爲見好受酬地步在河道署中者則以力請添款陪阻發款爲務在各廳署中則以節省工料勸留銀錢爲務

此弊不除各官皆爲朦蔽而河臣受累尤深故臣此次抵任卽不延用庫儲衆論譁然不爲動次則膠轕之弊各廳歲辦稽料磚石木係領款所購而於交卸時復將餘存列入交代且於道庫陸續扣領故有已故廳員其子孫仍支領一二十年者因之有料亦不辦公留積異日家私其實稽料早化灰塵磚石亦歸烏有紙上鑿空坐收實利此弊不除尤屬不成事體次則失算之弊大凡稽料早買則價廉後買則價貴磚石先辦則有濟後辦則無及同一支放早則可供急變之需遲則必有貽誤之患查河工款項名目紛紛有所謂額款者有所謂奏添節省防險者有所謂另案磚工埽工土工石工者其實皆取之司庫分別各名以便報銷而弊端卽由此出約計每年報銷六十餘萬而司庫必陸續撥給或遲之又久而撥給有事不能爲先時之備無事究可使中飽之私以至遇險而故稱墊用河臣尙不稽核

部臣又安得而考之哉此弊不除卽無從核實其他忙亂之弊更不待言矣嗣後擬請歲支銀六十萬其四十八萬概歸七廳赴司分四次領支另提十二萬兩設一河防局由臣主之所委各員不分河工地方總求廉介精細熟諳工務之人不徇人情務責實效且先期相視險要廣儲料石無論何處有工卽飭局員馳飛辦理用廳員之兵夫動廳員之存料如有不足概行取給河局廳員遇工除將派定所備料石用畢卽算無事凡河局專管先時籌備臨時策應隨時稽查且可代任勤勞代承責任代爲稟報從此不日有起色者臣不信也嗚呼此直以兵法部勒河員矣清季河務而有此人焉得不壁壘一新百年前後能與此並論者誰耶前乎此如湯文正靳文襄張清恪裘文達栗恭勤諸公其深明河務者皆一代名臣也大工賞罰往往寓以兵法合龍則越級保升失事則斥革遣戍絕不可有情故之私

輕重之意其才者雖微員末弁而可以拔取其不才者雖親舊貴勢而無所寬假在工之人皆如身使臂臂使指覺補苴罅漏者真棄材矣晚近來知此者誰乎況古之治水不僅此乎重金聘客卿延訪若干日迎候若干日履勘若干日測繪若干日草一圖列一表其費若干萬也終以費巨而暫置殊使人掩口胡盧矣周髀算經曰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由生也趙君卿注云禹治洪水決流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勢除滔天之災釋昏墊之厄使東注於海而無浸溺乃勾股之所由生也郭守敬算學名家嘗以海面較京師過汴梁定其高下地形是治水必用算學古人已有明證河幅之遠近流量之多寡緩急隄壩之高低橫斜與夫土方鐵木之種類皆非專家不辦大抵漢以後始事漕輓歷代因之東漢西晉都洛陽修汴渠或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行漕隋沿河置倉唐亦置河口輸場分

運入河洛時則自江達淮自淮達汴自汴達河而洛而渭而專以河爲急汴尤數水之樞紐也宋都大梁爲四河以通漕前已言之矣而汴河每歲運米至六七百萬石凡軍器上供皆由汴於時東南則由淮入汴西北諸路則由洛入河達汴而專以汴爲急蓋論漕運於漢隋唐河南特中頓之所也論漕運於宋大梁則委輸之地也以河爲事則有三門底柱之險以汴爲事則有潰溢涸塞之虞此譚掌故者殊未可忽視耳然而河防與漕運同一利用者也然而河防與漕運又豈僅有利用乎馬平王少鶴曾言之矣東南兩河置督道及丞倅官數十百員專理之歲費金錢數十百萬使盡其力於疏與築雖謂百年晏安可也而有司者幸歲無事三汜不災則肉山酒海擄捕博塞歌舞淫佚相慶樂以官中有用之財貝揮之不毫毛顧惜平時疏築之事不設於心一時風雨掣奪計費復數百萬當國家豐厚時虛

耗盡蝕不之病及物力偏誦仍不能不撙節以爲出而有司者復於撙節之數媮減餘羨如成例垂成之功或已成之功往往以費誦而潰事一不集又悉舉計費之數百萬而付之洪濤此豈一邑之事哉世乃謂河防之官必當疏節闊略不可以斤斤然惜費而致敗事吾以爲此特咳利弊而言之耳財易窮而事必償非止一邑也天下詎有不悉源委空談河防者哉

吏治

毀冠裂冕之際非無法與理也然上未能有所揆下未能有所承矜矜焉侈言龔黃召杜則誣矣吏者先聖以之隄人聚人而非以之制人也苟不知治法則閭巷之賤人皆可以擅取與之權以與國家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心術先乖其作用安得不悖夫州縣吏之稱材能者豈有他哉循例避嫌而已循例避嫌豈足以言治古無所謂

例更無所謂嫌上有道揆則下有秉承而已世風壞敝督撫司道無不苛責守令守令則事事敷衍在會垣者更甚政體變更與否無關也於是事之有例非例不敢爲也其無例者以他事之例例之亦非例不敢爲也事所當避嫌者固不敢不避矣卽非所當避者亦一切避之何則天下明毅之人少而庸懦之人多二者不利於明毅之人而最利於庸懦之人不循例不避嫌而遇事奮發有補於國家者未必加賞而循吏避嫌雖逡巡畏縮亦未必加罰烏得有賢良之選哉開封爲南北通衢近十數年形勢屢易真不啻縮轂中原矣惟濱於大河咸同來壤地磽瘠歲卽告豐猶難仰給其或協自他屬而沿途積沙馱載維艱以故民無蓋藏一遇水旱流徙堪虞而地方官吏拘於成格撥運請費動輒需時孰是有備無患者哉清慎勤雖名言實泛論耳試思官斯土者有薄於自奉量入爲出所謂以約失之者鮮

此不虧空不婪贓之本也其格曰儉令繁而民難遵體亢而下難近一切反之不苛碎不拘執不聽陋例不信俗諱儀從可減案牘可省無日不與人民相見惟求爲閭閻福利雖驅世笑我以黃老不知也其格曰簡天有理人有情吏部有處分上屬有考課豪強在國將吾伺奸胥在署將吾欺入一錢乙諸策是否納賄施一杖榜諸壁是否濫刑今日去官倉庫不畏後來明日還鄉心跡可白朋儕其格曰檢舉儉簡檢三言以繩官吏誠空山集之偉論矣若然尙有不清不慎不勤者哉春秋書事自關勸懲時或不書詎無故耶昔之論民治者嘗謂州縣之職非僅制人亦非僅聚人要歸於養人如舉良吏而拔之高位既顯榮而去矣觀其境內凍餓僵死猶昔也豕食丐衣猶昔也田野荒莽猶昔也廬舍傾圮猶昔也何貴此顯榮之吏乎一日之顯榮不易得千秋之顯榮豈能濫予若付殺青決無任意之丹黃耳

兵防

開封爲春秋時宋鄭陳許諸國境戰國時魏都此曰大梁秦屬三川郡漢屬陳留郡後周曰汴州五代以後曰汴京曰汴梁固四戰之地不易言守也乾隆光緒兩次修志皆注重戍守而已非所以慎兵事按說文兵械也禮月令命將帥選士厲兵周禮夏官中秋教治兵此則執兵器從戎之義焉春秋以前則征伐六國秦漢則或有戰爭唐宋則茶然矣其他時代則不過漫言兵數以示強弱有國家地方之責者未免掉以輕心矣戰國之魏初非治此也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攻魏安邑近秦不可以都於是徙治大梁梁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子皆至梁當是時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宗廟社稷王甚醜之固汲汲於利也非孟子之仁義所能動然魏最近韓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

魏必不安蓋秦既亡韓非魏無攻彼固有懷茅邢丘城堽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嗚呼當秦在河西時魏去彼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邊城悉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秦亡韓而有鄭地去大梁百里其禍尙堪言哉古今譚兵防者可不知此耶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誠守此者之爛戒矣試思楚漢之際項羽既有關中則王某人某地固累累也獨不界以大梁大梁則在西楚霸王九郡之內耳然田榮自立遂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榮真人傑哉早知羽之意矣楚與漢臨廣武而軍彭越數反梁地絕楚

糧食項王患之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必欲誅彭越定梁地其形勢非彭彭較著哉漢王知之得韓信軍後使盧縮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下梁地十餘城彭越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彼此兢兢於斯則梁之爲梁不已大可知耶孝景三年吳楚反周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軍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犇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犇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以此